白蘇齋類集

白蘇齋類集卷之十八

公安袁宗道著　弟　宏道　中道　仝校

說書類

讀中庸

友人問如何是天命之謂性余曰此中須細思當自得之友人不省數日又來問曰孟子說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愛親敬長即是良知夫非天命乎余曰聖賢說的多是此第

二門引人且孟子說得甚明白他說孩提既長不說纔出胎之赤子正以纔出胎之赤子尚不知愛親敬長也天命無一息不流者如何斷滅于初生之時而發見于孩提稍長之後蓋愛親敬長是率性之道非天命之性也又曰赤子初生便能視能聽能哭能動此不待稍長而能之者吾以為定是天命之性余曰此由出胎後根塵相對而後有不是父母未生前消息也如有目合色然後視有耳合聲然後聽有舌合食然後喫有身合觸然後動所謂由塵發知因根有

相相見無性同於交蘆者是已若父母未生前也無眼耳也無身也無舌也無色聲味觸不應天命之性一向斷了姑無論父母未生前恐你見以為迂而不信即如你鼾睡不作夢時也不視聽也不喫也不動不應天命之性至此斷了蓋視聽等亦只是率性之謂道耳非天命之性也友人又曰能視能聽的固不是天命只始視聽之時隨感隨應不待安排不識不知自然而然此安得非天命之性余曰因有色聲視聽然後說箇不識不知自然而然此即從緣生即是

有對待的非絕待真心即非是天命鄧豁渠云一等認不識不知自然而然者此是認識神作元明照恰中你病盖此等亦是率性之謂道也友人又曰然則聲色俱無視聽雙泯一念不起時是耶曰天命是無一息不流的不可不視聽時便有視聽時便無也不可不起念時便有起念時便無也且人固未有一念不起之時即有一念不起之時亦屬想元不見楞嚴以精明湛不搖謂之想元屬之識陰所以道縱饒似秋潭月影靜夜鐘聲隨叩擊以無虧觸波濤而不散

猶是生死岸頭事如汝所認是以想元識陰生死岸頭事而屬之天命之性也誤矣蓋此六只是率性之謂道耳友人曰我說許多俱道不是怪底慧可曰覓心了不可得大顛六曰無心可將得我知之矣了不可得的將不得的便是天命之性耳余曰你此說全是全不是何也覓固不可得不覓時豈是無耶將固不得可不將時豈是無耶且所覓所將之心正是你所認情識之心耳若天命之性性一切心體一切用生天生地生人生物橫貫宇宙豎窮古今盡為你所

無乎可見你所說者么只是率性之謂道也友人曰俱舍此何以見天命之謂性余答曰俱舍此何慈不見天命之性友人不省謁曰如子之論天命率性話作兩橛矣恐亦不然余曰天命率性雖說是同難說是異你自辨取數日後又來問余余曰至此却不能說然不得已為你說個譬喻三四月間萬樹千卉紅者紅紫者紫青者青白者白爭妍交艷那一件不仗賴春的氣力然花卉有許多種色春却沒許多種色如今要說花卉紅白青紫種色不是春不得要說即

是春不得要知春無一處不有又無一處可見考亭詩云等閑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你把前種種認作天命便是將萬紫千紅認作春了怎奈不識東風面何你若真是撤的人就把土石瓦礫塵埃野馬糟粕矢溺等總屬天命之性亦得又何妨將前種種所見說為天命耶仰山答僧曰問諸方老宿向汝指那箇是性語的是耶默的是耶總是總不是耶若認語的是如盲摸象耳鼻牙者若認默的是是無思無念如摸象尾者若道總是如摸象四足者若道總

不是拋本象落在空見若汝透得四句不要摸象實為第一然仰山此語亦只道得一半

不睹不聞此性體也即天命也你起心擬戒慎恐懼便是睹聞便違卻本體違卻本體便是不戒慎恐懼矣夫君子非無睹也即睹而未嘗睹也非無聞也即聞而未嘗聞也夫即睹而未嘗睹即聞而未嘗聞方于天命之本體無毫違處其戒慎恐懼孰甚焉

天下無一人無喜怒哀樂者亦無有一人有喜怒哀樂者其喜怒哀樂無一時非已發者亦無一時非未

發者可見人人中人人和人人率性何嘗有一人雜
道者哉然人人有喜怒哀樂易知也人人無喜怒哀
樂雖知也皆已發易知也皆未發難知也欲知端的
須真參始得

或問曰纔起念去戒慎便是不戒慎了便是睹聞了
纔起念去致中和便是不致了便是不中和了要不
去戒慎不去致又坐在無事甲裡這也不得那也不
得將如之何余曰你此問極妙不睹也不聞也中和
也只你如今這也不得那也不得倘不欠一分毫你

只管這也不得那也不得便是戒慎恐慎致中和家具工夫也一日失脚踏到底方知余言不謬

知愚賢不肖皆不得與于道然費隱章却言夫婦之愚不肖可與知能者何我知之矣愚不肖少情識而賢知者多意見耳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乃曰不明不行不幾離之矣乎嗟夫與道人人圓成豈有一時一刻不明行于天地間之理所恨人不知耳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一知味則須臾轉凡而成聖不知味則自心

本聖而墮凡知之所係大矣哉

君子之強惟致中和之聖人能之故和而不流和字中立不倚中字即首章所稱中和耳和者已發已發易流今不流而返其源中者未發未發則四空無着意識不能緣情念不能到君子安住其中不依倚一物且隨所遇之有道無道一無所變遷非聖人其孰能之故曰強哉矯

費隱二字善狀道體者無踰此他書贊道體萬萬言不能盡者獨以二字該之何其妙也何謂費夫婦愚

魚可與知能焉何謂隱聖人有所不知不能也夫有所不知不能又何以為聖人關尹子曰非有道不可知不可知即道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即道楞嚴曰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知此乃知不知不能正所謂聖人也歟

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凡物以彼載此以此載彼以彼破此以此破彼蓋有二故可載可破也而道豈其然哉不惟不可言二而且不可言一又安得而載之破之讀釋典者至芥納須彌毛吞

巨海轉法輪于微塵裡現寶剎于一毛端輒詑以為奇且謂吾儒不能爾也獨不觀中庸曰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何神通如之而顧沙遜于釋迦也耶

道即是人人即是道不可以人別求人不可以道別求道纔擬心為道便與當人遠之遠矣故曰不可以為道然所謂人者何耶豈其耳目口鼻而謂之人乎豈見聞覺知而謂之人乎然除此畢竟那箇喚作人于此不知而言為道俱妄作耳

率乎天命之謂性者。所謂素也。所謂易也。素者無緣飾之謂。易者平常無奇之謂。瞥生意見便是外。不是素。是險不是易。

里中學者多認糅典不可得無心無相之類以為極則不知此猶權說非了語也古人道聖心無有取相之知故云無知非謂無真知也何者般若靈鑒無種不知不同太虛一向無知也余嘗言第二月非有而本月非無影象非有而鏡非無翳非有而目非無非有既不立非無亦何存既非非非無名非非非有到此說

有說無俱為戲論惟在學者默契而已于此有疑明
吾孔子之論與在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體物而
不可遺旣云不可見聞則全消影響體物不遺復是
阿誰孔子此處為人喫緊急着眼時已遲八刻況復
卜慶劍去久矣
哀公問政蓋問其迹也故孔子言文武之道布在方
策者迹耳非所以迹也其惟人存乎人道存自然敏
政而政之在方冊者特蒲盧耳猶言土苴也人道極
于知天何謂天道誠是何謂人道誠之者是人道盡

而行政自斂若九經之數布在方冊者直蒲盧耳此
章之大意如此
哀公問政而孔子論學今世士人岐政學為二端者
曷省焉先儒謂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夫曾點之所
志漆雕開之所未信皆此人道得此大者而政其緒
餘矣故曰已見大意
誠不可言說不可形容孔子不得已說箇不勉不思
從容已是勉矣思矣不從容矣此箇境界豈復耳目
心思之所能測況可容揮與執耶乃誠之者無端於

無揀擇中而生揀擇於無可執持中而欲固執若不干分用功安能消鎔其情妄哉故下文遂有博學等功

或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何異於擇執乎吳求之於耳目聞見矣曰此所謂以楔出楔者也至於明强與誠合一然後自知前者功力總不相干耳譬如置物篋中已忽忘之遂搜垣墻之内殆徧矣一旦復得于篋中政不關搜尋之力也然非搜尋之極何以得篋中之物故學問思辨聖人為下學方便門百倍

其功自當神解

有所在則有所不在無所在則無所不在至誠心絕妄緣無所在矣是以靈知周徧無所不在也故曰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纔有所在便成滲漏滲漏則不盡矣

盡人物性參贊天地以相求之則孔子歎矣不知即今人日用元與人物天地毫無隔閡又何疑吾孔子之贊化育參天地乎第衆人由之而不知所以覺與人物天地不相閡也

仙家謂七情皆還丹禪家謂無明即佛性故由化識乃為智識即智之地也由克已乃復禮已即禮之地也由致曲乃能誠曲即誠之地也故曰曲能有誠曲者不誠也致者致不誠以復於誠也今人以物與人曰致

誠者自誠也而道自道也自者全體現成不假求索并求之趨之是從他覓非自也無怪其轉睞轉遠耳今問於人曰汝何以名人彼必曰我有耳目口鼻而為人我能見聞覺知而為人不知此等皆因緣而合

緣盡而散畢竟祇同於龜毛兎角耳人所謂有而不知其實無也誠之在人如空在諸相中春在花木裡摶之無形覓之無踪人所謂無而不知其實有也蓋耳目口鼻見聞覺知全仗誠力無誠則無物矣譬如無空安能發揮諸相非春豈能生育萬物

芳亭解至誠無息曰既無虛假自無間斷可謂簡切即今耳目聞見是虛假心意摶量是虛假擬心去妄存誠亦是虛假蓋此箇都是仗境託物而生境物非常住此箇安得無間斷

余聞認識神為德性者喻認賊作子認德性為德性者喻認奴作郎夫認奴作郎則其卑德性也甚矣認德性有何過而至卑之若此蓋德性巍巍獨立不與諸緣作對不與萬物為伍本自尊也直是親近不得奔湊無門祢若擬議如何是德性便將驢前馬後漢指作本來人徹底卑他了也故德性本尊但莫污染如何即得不污染須是道問學始得何故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

大哉仲尼之聖然非自為大也第祖述堯舜耳憲章

文武耳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耳曰祖述不敢作也曰憲章不敢悖也曰律曰襲不敢違異也豈惟孔子不自為大即天地亦不自為大聖人律之襲之正律襲其不自為大者耳譬如天地無不持載矣覆幬矣四時日月錯行代明於其間矣並育並行不相悖不相害矣何其大也而豈天地之自為大哉纖毫皆德為之耳故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夫天地不自為大而以德大仲尼亦不自為大而以天地之大為大所謂律之襲之也蓋德生天地生

聖人而天地聖人何庸心焉是以毫釐有心天地懸隔何謂大德小德所謂誠也誠固非有心之所能合也

唐虞盛世尊親祗海內人民耳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則極天際地不止中國矣凡有血氣則蠕動之屬咸在不止人矣而何以曰莫不尊親豈非學者之所深疑者哉或者曰此論其理耳夫理外無事事外無理且所謂理者畢竟何如是理請更思之余里中有作此題者中四股云聖人與物性一而類殊類殊故百

于其族而不可窮性一故聖人建大德于萬類識中
而萬類自生然于聖人心內物與聖人體合而形離
形離故竭有形之渾而不入體同故以一聖人攝衆
有情而物無遺類以衆有情歸一聖人而聖無遺渾
縱彼無知之甚而所欲知趨所惡知避豈不全具聖
心之造化耶夫其能全具聖心之造化也則所稱尊
親之至者曾不是過矣縱彼纖細之甚而方溫愚出
方狀愚入豈不同游聖心之化育耶夫其能同游聖
心之化育也則所稱尊親之實者曾莫踰此矣以上

則莫尸其功以下則莫知其賜謂曰配天不亦宜哉
此文雖失時義矩矱然庶得此題之髓矣
無所倚者不倚心思知慮不倚耳目聞見人之所恃
者秖此心思知慮耳目聞見今皆不用又將何者去
經綸去知去立曾聞木末蟲無所不緣惟不能緣於
火焰之上心意識無所不緣惟不能緣於般若之上
心意識不緣處便是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處也
既曰夫焉有所倚若將聰明睿知去知他便是倚聰
明睿知若不聰明睿知又怎領得其惟固聰明睿知

者乎固者收斂發藏之謂也

中庸始揭天命之謂性而結之以無聲無臭是豈學者情量所能推測者哉其惟至德能凝之而固聰明睿知者能知之德而曰至聰明睿知而曰固你擬以小知小解去湊泊不啻遠矣

白蘇齋類集卷之十九

公安袁宗道著

弟 宏道
中道 叅校

說書類

讀孟子

孟子一書只是以性善二字為主此善字非善惡之善如大學所謂至善也性離文字離言說離心緣不可見矣見之於初發之情耳故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又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

善矣乃所以為善也蓋論性難矣舉其全則豈惟第一念是性即念外生念千狀萬態總是性也何也若無本性不生忘念故即性遡其初則豈惟念外生念千狀萬態者不是性即第一念總不是性也何也性本離念念即離性故云非性譬如論月之全則第二月是月也以至光彩隨地或長或斜或扁或方名莫非月也何也無真月則無餘月故皆是月論月之體則隨地光影非月也即第二月名非月也何也惟一月真餘俱是妄故皆非月故為月之雖見而遂取隨

地光影以為月則或有疑月是長者矣有疑月是扁者矣有疑月是斜者矣有疑月是方者矣不愈遠而愈失其真乎不若第指二月為近之何則第二月離月非遠雖曰幻妄體相全同也論性亦然為其不可指示而遂取念外生念千狀萬態者以當之則或疑戕賊是性者矣湍水猶性者矣生是性者矣食色是性者矣惡是性者矣有善不善是性者矣可善可不善是性者矣不愈遠而愈失其真哉不若指第一念為近之何也第一念離性未遠雖曰情識尚屬自然

也戰國之時人不知性體無責矣而乃以杞柳湍水食色等昭昭然揭于天下曰此性也則何所不至其害可勝言哉孟子生乎此時何忍不方便救援是以論天德論王道俱專提第一念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爲仁義禮智以禮義悅心爲心之所同然以愛親敬長爲不慮不學之知能以不失赤子之心爲大人以充其有所不忍有所不爲爲不可勝用之仁義而取證于孩提稍長之年乍見入井之時嘑爾蹴爾之頃其論王道也定天下則決之不嗜殺人之一念王

天下則決之不忍觳觫之一念治天下如運掌則決之怵惕赤子之一念而總歸之曰性善可謂香中蘂其牛頭水中飲其甘露甚有功於斯世斯民大矣豈惟孟子自精一執中之傳以至于今所謂顯說者亦惟此第一念而已矣所謂執中者以此執也所謂克明者以此明也所謂一貫者以此貫也所謂致知者致此也所謂率性者率此也所謂修道者修此也所所養氣者養此也所謂定性者定此也所謂主敬者主此也若夫一片本地風光乃天地未分父母未生

時消息而中庸首揭曰天命之謂性者雖孔子孟子窮其封辯亦不免轉說轉遠耳雖然苟有默契吾孔孟不說之說者耶所見飛潛動植墻壁瓦礫皆深譚天命之性又何杞柳湍水諸論而為性外之譚者乎夫桓文定霸之業豈不偉哉因當時人之所不能亦當時人心之所共驗為奇者見觳觫之牛而動心即人誰無是心且誰有執此為奇者而孟子所取保民而王乃在此不在彼何也嗟夫寧有人人之所不必能而可通之人人者乎寧有人心之所共驗而可

聯屬乎人心者乎夫惟人心所共能而心之所共安
者乃可以治天下矣且以力服人布德于焦芽也以
羊易牛之一念則萌蘖于靈根也不翅遠甚齊宣衣
藏明珠而津津渴慕他人之碔砆不為其易而為其
難舍其上而趨其下者不亦可笑矣乎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治天下可
運于掌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孝弟也者鼓
鑄一世之大洪鑪點化庶品之大還丹也各老吾老
各幼吾幼各親吾親各長其長聖賢何嘗敝敝焉以

治天下為事哉因民而已矣何嘗有為哉自然而已矣乃獨以無為自然歸老莊者何歟

友人問知言養氣大意余曰聖賢學問只是箇不動心曾子述孔子之言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定靜安便不動心慮便是不動心的作用知止便是不動心的工夫也曾子得孔子知止之學。便能自反而縮。孟子得曾子自反之學。故能養氣知言須知知止自反知言養氣總是一樣總是不動心之的訣也。舍此而談不動心者。都是硬

作主張能與聖賢天地懸隔如告子孟賁北宮黝孟舍施等便是不動心之外道也譬如要樹不生將樹枝葉縛了縱然不發他生意原不曾絶畢竟如何即得不生須是向根下着一刀方得要心不動硬作主張只不動便了縱然暫時按伏得住其偷心怎得絶即這硬不動的便是偷心了也所謂將心無心心轉成有止動歸止止更彌動何異縛樹枝葉而求樹之不生者乎如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他分明自知不得於言不得於心這兩不

得便是他受病根本已是發動了也乃曰我只一箇不求便了正是掩耳偷鈴孟子認得不動心的根本故說養氣非求之氣知言非求之言總在心上作功夫氣心之氣也言心之言也一得於心則氣不期養而自養言不期知而自知矣所以曰行有不得於心則餒蓋告子不顧得與否只要不求孟子不顧求不求只要得於心欲辨孟子告子之得失者無他辨諸心之得與不得耳告子便是縛枝葉的孟子正所謂根下着刀者也義即是心求得於心便是集義集義

則知言養氣都在裡許了所以說到知言處只數語
無工夫如何集義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
便是此孟子一生學問大頭腦直接聖人之傳處看
此處那得草草大抵人不是作意即是忘懷舍此二
途便無措手處纔忘懷便是無事了便是忘了纔作
意便是正了便是助長了直是趨向無路湊泊不得
認之如大火聚透之如生鐵壁古人教人曰此事不
可以有心求不可以無心得不可以語言造不可以
寂默通人只有此四路把來一時塞了却要他別尋

一路難哉雖我不知此正是吾人放身命處誰能進
一步於百尺竿頭翹兩脚於獨木橋上自爾浩然之
氣一時養就差別言語一時知得方悟此心寂靜恬
澹不以求時動不求時不動也不動時固不動動時
亦不動也動亦不動是為大定無不得之言經不得
之心不須求亦不須不求方纔是當人大休歇之處
方纔是孟子之不動心曾子之不動心孔子之不動
心一切聖賢之不動心豈告子輩之所能知哉
李卓吾先生有四書義數十首予最愛其不得於言

勿求於心不可篇後二股云心無時而不動故言之動即心之動初不待求之而後動也既不待求而動矣而又何惡于求耶心無時而或動故言雖動而心不動而又豈求之所能動也既非求之所能動矣而又何害於求耶有他澈的人出語自別

友人問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其意何如余曰若論天地未分人物未生時直是沒開口處及天地既分人物既生乃有仁義禮智名字雖有名字實無形相雖然已生實即未生的消息正所謂性體也然既有本

體便有㪅用如所謂不忍人之心是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如
讓是非總是不忍人之心友人問羞惡辭讓是非如
何也是不忍人之心余曰内之耳目口鼻意與外境
相觸神感神應不由人不惻隱不由人不羞惡不由
人不辭讓是非要忍也忍不得故總屬之不忍也友
人又問惻隱等心何不便名仁義禮智乎曰仁義禮
智是體惻隱等是用無感時則名仁義禮智有感後
則名惻隱等如惻隱緣孺子感之而有羞惡等亦各
因感而有無感則寂然强名仁義禮智耳友人曰無

感則無有如何又有仁義禮智之名余曰其實只一真心無多種心因感之而惻隱則說他源頭是仁感之而羞惡則說他源頭是義禮智亦然若不因感則仁義等名亦不立也譬如空一而已在房則曰空房在堂則曰空堂在亭則曰空亭在方器則曰方空在圓器則曰圓空因房堂方圓等器故立差別空名若無房堂等即空名亦不立也又曰如何說惻隱等是仁義禮智之端余曰見人影則知有人見鳥影則知有鳥見山中響則知有泉見石縫煙則知有火見叢

中失則知有錐仁義禮智是性體非知可知非識可識惟於發用處見得耳孟子說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蓋人是天地之生機既是一團生機如何忍得所以各各有不忍人之心不因聖增不因凡減者也但凡民初觸物便有隨即昏昧如石火忽現倏然便滅先王有不忍人之心便用出来治天下若運掌耳人聞說治天下如運掌便謂先王有多少奇特豈知却甚平常只從人人皆有的一副不忍人之心作出耳如何見得此心人人皆有即乍見孺子入井而惻隱可

九合海內亦止是以力服非心服非心服豈得為保
合者聯屬之意余往歲居村中有人說傳記至麗氏
捨紫買魚作衣奉姑處其時坐客都出淚予視一客
其容收淚而變蓋其戁也余曰你不須戁孟子所謂
苟能充之便是充你這一滴淚你這一滴淚不數斂
人一滴珠也且你一個是凡民今幸而作一刻聖人
而又戁乎予因思坐中數客有妻子全不相聯屬者
這便是不保妻子的人不是別人就是先聞閭麗氏
事而出淚者倏而聖人又倏而下愚下愚聖人信不

隔一條線也可哀可懼余讀此章知孟子以齊王猶反手其胸中素定矣豈有如公孫丑所疑動心之理乃有謂孟子不能王而强欲王者是何言歟考亭答梁文琳書云近看孟子見人即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于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便無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若信不及孟子又說第二節工夫又只引成覸顏淵公明儀三段說話教人如此最憤勇猛向前日用之閒不得存留一毫人欲之私在這裡此外更無别法伯安先生編朱子晚年定

論有此一段較之註解四書時見解真大異矣安得
考亭於他註不安者一一改正如此說之直截痛快
也耶顧學者徒稍涉達亮禪大能誦經講論而不知
其見盲溪馬祖後消息可嘆也
赤子之心無分别無取捨所謂第一念也大人事業
只用第一念有餘裕矣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
心者也然纖然分别取捨未甞失赤子之心又當
知有這箇道理
謂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靈知乎則血氣之屬必有

知凡有知者、必同體禽獸固未嘗異乎人也禽獸之所以異於人者妄知乎則一切凡民出作入息何者非妄見利即趨見害即避人又未嘗異於禽獸也然則所謂幾希者安在乎曰人與禽獸共由此道而可使之知者獨人耳此其所以少異也裴公休曰鬼神沉幽愁之苦鳥獸懷獝狘之悲可以整心慮趨巨覺者惟人道為能耳人之異於禽獸信在一知也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則為千古之極聖百姓行矣而不著習矣而不察則為襟裾之禽獸然則知與不知所

係甚大也人聞罵之為禽獸者誰不攘臂自我觀之
宜急求脫禽獸之實不必怨甚名也
庶物人倫百姓日用獨舜能明能察耳由仁義行如
孔子所謂從心不踰矩也即伽文亦曰隨順覺性行
仁義便撓入思勉隨於情識非從心矣非隨順矣
古人喻論心者曰如有一人曾從古處住止適人問
月出沒於何地首則曰月自東出而水西沒曾居
水國見之又云月自山頂出而山下沒曾居山中見
之又云月自城頭出而城外沒曾居城中見之又或

指月出沒于舟之左右樓之上下村之前後部之東西皆其曽居而見之而智者咸不許其說當知彼所指處未嘗非月也惟是月實不於此七處出沒原其所指之謬者無他雖隨處見月惟未曽仰天一見耳如告子所指杞柳湍水食色無善無不善又或者謂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有性善有性不善與論月出沒于七處者何異彼固非無所見而漫說者其素束于所見何哉世有能仰天一見者始默契孟子性善之説於言外矣

告子曰生之謂性性體也性發而爲情曰生用也若論性體則凡有血氣無有不同者固無分人與犬牛矣迺猶白之謂白無不同也若發而爲生於是各各不同如人食芻豢牛食草犬食穢以至居處莫不各異迺猶白羽之異於白雪白雪之異於白玉也告子不知性體而以生之謂性則雖欲同之而不可得矣故孟子舉雪羽玉之不同者以詰之而告子又强同之至於人與牛犬即三尺童子知其嗜好之不同也而告子猶能强同之乎是以彼雖强辯亦無可措詞

矣雖然性無同異因異立同異既不立同亦何有此

又孟子性善之與義也

鄧豁渠曰睡着不做夢時此是沒沾帶去處言思路

絶煙火泯滅五丁不能發力六賊不能窺測是謂向

上機緣玄之又玄然人安得不睡時有此消息耶乎

旦睡未與物接然獼猴已醒却已落覺寤獨頭非緣

亦未但不至東跳西蹼之極耳故曰好惡與人相近

也者幾希人所謂本來人也余謂學者只愁不識獼

猴本來面孔耳若也識得決不賤跳蹼而貴安靜矣

时懺然好惡却與睡着不做夢時一般耳
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夫當耳聽物目視物之際
是渠自見自聽而無閒于心耶心之官則思夫觸物
遇境由耳聽目見乃思耳又豈心自思而無閒于耳
目耶此不容不疑者如大智度論問曰聞者云何聞
用耳根聞耶用耳識聞耶用意識聞耶若耳根聞耳
根無覺知故不應聞若耳識聞耳識一念不能分別
亦不應聞若意識聞意識亦不能聞何以故先五識
識五塵然後意識識意識不能識現在五塵惟識過

去未來五塵若意識能識現在五塵者肩髀人亦應識聲也何以故意識不破故夫有能於此思之思之又重思之一旦豁然則意根既返其源而耳目口鼻俱一時解脫矣自能鑑超于機先聞在於聲前豈非從大體之大人哉

好善與強知處多聞識正相違強知多聞必沾沾自好豈能好人耶故無他技乃能有容

聖賢論學頓漸雙標以俟上中下根人各取證焉如說已立立人已達達人便說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

如說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便說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盡心知性節所謂頓學也存心養性節所謂漸學也夭壽不二乃合頓漸俱證超生死田地所謂及其成功一也程子所謂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以是發明盡心存心二節之意何等分曉

夫心量之大非數等譬喻之所及也心生虛空虛空在世界所以道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則心量之大何如哉而人乃取物交物之影相認之為心如人

夢為蟻渺渺然蟻也而不知其實人也衆人心括虛
空而誤以為在形骸之內方寸之間何啻人之自惑
為蟻乎然雖惑為蟻而未始非人也雖小其心而心
未嘗小也特不能盡心之量耳而其咎安在乎咎在
不知性知性則微雲散而太清朗泡沫消而大海現
有不盡其心量者乎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
性則性之所從來亦無不知矣維天之命於穆不已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所謂性之所從來也
萬物皆備于我矣此我非形骸之我如楊與所謂常

樂我淨之我也萬物皆備于我如釋典所謂色身外洎山河虛空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也人根不然反身耳若能回光返照則根塵之虛安俱消本地之實相獨露所謂誠也至此煩惱重障當下氷釋樂可知矣其或未然則又有强恕之漸學焉我也誠也仁也總一真心但異名耳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此堯舜之業也而以論之於性則纖雲之翳太虛也微塵之於五嶽也世人駭時雍風動之績而不究堯舜廣大之心是見纖雲而

不見太虚見微塵而不見五嶽者也此蘇生所以比之于井蛙歟

治平事業俱從第一念做出與天命之性不相聯續蓋性者離念者也故曰所性不存焉

分定者世無一人而不具人無一刻而可離包宇宙而不易亘萬古而無遷所以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舍此即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俱為分外

仁義禮智根于心味根字則知其餘總是枝葉惟根於心所以曰分定也

虛靈之地不染一塵亦不捨一法故不見有一法可取亦不見有一法可捨若有所取則有所捨矣楊子取為我墨子取兼愛而子莫執中夫有取則有捨有捨則其所廢者多矣故孟子惡執一而謂其賊道蓋謂之曰執則所執非道固賊道即所執全是道亦賊道也故佛家有人執法執之說又信心銘曰至道無難惟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朗白又曰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昔司馬溫公謂此心未有歸着常念一中字以為得術乃復為中所繫縛蓋

信手執心為道之大害也

余觀圓覺經曰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即知此身畢竟無體和合為相實同幻化又曰覺悟清淨圓無際故當知六根徧滿法界根徧滿故當知六塵徧滿法界塵徧滿故當知四大徧滿法界由前言之則形骸情識總屬幻緣由後言之則墻壁瓦礫收歸妙覺又何形骸情識而為性外之物者乎故曰形色天性永嘉所謂無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亦此意也由迷故即轉佛性為無明由悟故不動幻

身成法身夫幻身化為法身所謂踐形也非聖人其孰能之程子註此句曰能充其形蓋幻身稊米而添身太倉也故曰充

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仁與人一合相不可得說箇合而言之道也早是孟子方便接引之辭學者乃以人求仁是使道覓道也展轉成二矣況復求之聞見解會何異埋頭向東走欲取西邊物不知隔了幾重公案

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

光輝之謂大若謂本地風光實泊然真無可欲也非已可有也本虛而無所謂實也無所謂光輝也故忽化之而後入聖化者若氷雪之消化也至此始能了悟本地矣然曰化之則尚有能化所化在也至于聖而不可知則融其悟境亡其了心無能化亦無所化非惟人不能知即已亦不能自知與日用不知的百姓一様方謂之神昔黄龔謂裴公休曰言化城者謂二乘及十地等覺妙覺皆是權立接引之教並為化城言寶所者乃真心本佛自性之寶與寶不屬情量

不可建立無佛無衆生無能無所何處有城夫聖而不可知乃稱寶所前並是化城耳

龍溪論鄉愿極細極徹。真能令學者赧然慚又惕然懼也。其言曰鄉愿一生幹當分明要學聖人。忠信廉潔是學聖人之完行。同流合污是學聖人之包荒。謂之似者無得于心。惟以求媚于世。全體精神盡向世界陪奉。謂之同流者不與俗相異。同之而已。謂之合污者不與世相離。合之而已。若自己有所污瀆世人便得以非而刺之。聖人在世善者好之。不善者猶惡

之。鄉愿之為人。忠信廉潔。既足以媚君子。同流合汙。又足以媚小人。比之聖人。局面更覺完美無滲漏。又曰。三代而下。士鮮中行。得鄉愿之一肢半節。皆足以成世。若究其隱微。尚不免致疑于妻子。求其純乎鄉愿。且不易得。況聖人之道乎。

余嘗以講學勸一友人。友人曰。吾只做篤行君子便了。講學奚為。余曰。堯舜之世。比屋可封。即無論閭閻之民。其廷臣自禹皋而外。豈無行誼卓犖忠孝克盡如你所欲為者。而可以聞知者。獨此兩聖人。且所謂

聞而知之見而知之者何物耶可舉以教我乎且你
起模作樣去為篤行君子又怎得即學到圖成也只
是鄉愿耳
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若曰吾去聖人之世
去聖人之居若此其近較之五百餘歲後聞道差易
矣然不有見知如曾子者我亦安得聞而知之乎甚
負荷此道可謂勇矣

白蘇齋類集卷之二十

公安袁宗道著　　弟　宏道　中道　參校

雜說類

論文上

口舌代心者也文章又代口舌者也展轉隔礙雖寫得暢顯已恐不如口舌矣況能如心之所存乎故孔子論文曰辭達而已達不達文不文之辨也唐虞三代之文無不達者今人讀古書不即通曉輙謂古文

奇與今人下筆不宜平易夫時有古今語言亦有古今今人所詫謂奇字與句安知非古之街談巷語耶方言謂楚人稱知曰黨稱慧曰譎稱跳曰蹠稱取曰挻余生長楚國未聞此言今語異古此亦一證故史記五帝三王紀改古語從今字者甚多疇改為誰俾為使格姦為至姦厥田厥賦為其田其賦不可勝記左氏去古不遠然傳中字句未嘗肖書也司馬去左亦不遠然史記句字亦未嘗肖左也至于今日逆數前漢不知幾千年遠矣自司馬不能同于左氏而今

日乃欲善同左馬。不亦謬乎。中間歷晉唐。經宋元。文士非廹。未有公然得擄古文。奄為巳有者。昌黎好奇。偶一為之。如毛穎等傳。一時戲劇。他文不然也。空同不知。篇篇模擬。亦謂反正。後之文人。遂視為定例。尊若令甲。凡有一語不肖古者。即大怒。罵為野路惡道。不知空同模擬。自一人創之。猶不甚可厭。迨其後以一傳百。以訛益訛。愈趨愈下。不足觀矣。且空同諸文。尚多巳意。紀事述情。往往逼真。其尤可取者。地名官銜。俱用時制。今卻嫌時制不文。取秦漢名銜以文之。

觀者若不檢一統志幾不識為何鄉貫矣且文之佳惡不在地名官銜也司馬遷之文其佳處在叙事如畫議論超越而近說乃云西京以還封建宫殿官師郡邑其名不馴雅雖子長復出不能成史則子長佳處彼尚未夢見也而况能肖子長也乎或曰信如子言古不必學耶余曰古文貴達學達即所謂學古也學其意不必泥其字句也今之圓領方袍所以學古人之綴葉蔽皮也今之五味煎熬所以學古人之茹毛飲血也何也古人之意期于飽口腹蔽形體今人

之意亦期于飽口腹蔽形體未嘗異也彼摘古字句入已著作若是無異綴皮葉于衣袂之中投毛血于殽核之内也大抵古人之文專期于達而今人之文専期于不達以不達學達是可謂學古者乎

論文下

爇香者沉則沉煙檀則檀氣何也其性異也奏樂者鐘不藉鼓響鼓不假鐘音何也其器殊也文章亦然有一派學問則釀出一種意見有一種意見則創出一般言語無意見則虛浮虛浮則雷同矣故大喜者

必絕倒大衆者必號痛大怒者必叫吼動地髮上指冠惟戲場中人心中本無可喜事而欲强笑亦無可哀事而欲强哭其勢不得不假借模擬耳今之文士浮浮泛泛原不曾的然做一項學問叩其胸中亦茫然不曾具一絲意見徒見古人有立言不朽之說又見前輩有能詩能文之名亦欲搦管伸紙入此行市連篇累牘圖人稱揚夫以茫昧之胸而妄意鴻鉅之裁自非行乞左馬之側募緣殘溺盜竊遺矢安能寫滿卷帙乎試將諸公一編抹去古語陳句幾不免于

是七尺之骸以為我而自局其蓋天蓋地之物以為之。關縢守護。竊竊焉避毀而適譏。是孟子之所謂從小體而不從大體者也。雖欲不謂之小人。不可得矣。故大人者、譬諸海洋變化。種種蛟龍。種種珠寶。然糞壤宿屍。亦涵其中也。小人者、譬諸尺潭。清瑩徹底。雖置寸鱗。猶驚怖不定也。然世人但觀海洋之濁。而不睹其變化之大。但取尺潭之清。而不知其一無所用。此大人之所以棄置于世也。故當春秋之世。則接輿沮溺為小人。而孔子之轍環列國為大人。當戰國之

世則陳仲子之徒為小人而孟子之後車數十從者數百以應幣聘者為大人然孔孟二大人固已當其身不免于季路彭更之疑而接輿陳仲子百世之後尚有好事者收入高士傳甚矣大人之難知而小人之有述也漢唐以來大人之學不及孔孟而校其一時並肩之賢則小人之品亦未嘗不莛楹隔也故㓜孫彊諫之時則有張子房為大人顧厨挑禍之日則有陳太丘為大人裴炎廷爭之日則有狄梁公為大人謝劉去國之日則有李文正為大人當其迎四皓

吊張譏禘衆牝朝周旋逆豎之時比肩共事之人誰不厭其作僞罪為謟佞詬其穢濁而卒之大有濟于時艱其從旁怒駡之小人亦陰受其在惠而不知固無異小兒飽暾熟眠忘其為大人之賜也雖然余所謂小人者真小人也若陽樹名節陰獵顯膴此又小人之罪人矣

論用才

君子有才者如張子房諸葛孔明謝安石房杜韓范諸公是也君子無才者如萬石君父子盧懷慎王介

甫諸公是也小人有才者如韓非商鞅桑弘羊諸公是也小人無才者不足論有才君子如神龍然飛天駕雲膏沃萬里無才君子如仙鶴孔雀置之園囿足以粧點風景有卞小人如俊鷹快馬可以擊狐搏兎負重致遠無才小人則凡羽冗毛徧地皆是也大抵神龍難得而仙鶴也孔雀也鷹也馬也人間不乏故爲豢鶴之道者處之茂林脩竹清流之間而已爲畜鷹養馬之道者多與粱肉以致其死力慎加絛韁以妨其颺去然後得之擊狐搏兎負重行遠則無不如

意也若夫凡羽冗毛被泛沉然生天地間聽其自活
自死不無問也故清階雅秩林水也重爵厚禄梁肉
也文法者條韁也劇地沖邊則搏擊負載之任也故
孟子曰尊賢使能尊者隆以禮數也使者畀以事權
也又曰賢者在位能者在職位者虛位職則實職也
蓋自古待賢能之道甚不同如此矣故夫介潔自好
之人而處以劇地困以衝邊是駕鸞放鶴而望其獲
禽也長駕遠馭之才而列之卿寺間散之署是縶鷹
馴而縛馬足也卒使兩長俱廢而國家不收其毫末

之益豈天所以生此兩人之意哉然心術可覆而展錯雜偽故有才之小人常易見而無才之君子常難知曉世過信德而過疑才重無用而輕有用崇虛而黜真進名而退實非古人察能授官之義也

不肖

君子不器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不成器不克肖此衣冠之蠹也里閈所識而題才者所擲也而大才全才不幸似之非真正具眼豪傑豈能賞識于牝牡外乎然不器不肖所謂大才世不恒出其近似者

則漢武帝所謂跅弛之士是已。其人往往狂妄任達，不拘繩墨，亦非肉眼所能輙賞。如陳平一縣盡笑，羅友好伺人祠，往丐餘食，狄梁公繼博朝堂，禆佐偉爽，張齊賢前揖羣盜，乞食受金，寇萊公飛鷹走犬，毋挨鎚流血。嗟夫。此等行逕，似未可向廷堂諸公道也。

讀子瞻范增論

子瞻范增論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又謂其去當于羽殺宋義時。余竊謂不然。宋義承救之策甚疎，且狠愎自用。聽其所為，必至敗事，項羽殺之。未為

過也增曷以此去哉兩虎不俱生當義羽相待之時羽不殺義義必殺羽事在呼吸不容遲疑乃于立談之頃立斬上將如晴空轟雷掩耳不及諸將股慄毛豎不敢支吾當是時兵未至鉅鹿足未履秦闕而已氣蓋天下矣增功名士遇此英傑得其主矣柰何言去救趙之後增為末將安然殺義之謀非增教之耶觀鴻門示玦至于其三其決于殺沛公也固知其決于殺義也至于發疽以死則增實自取之非羽之罪也安有為人臣當主前撥劍撞斗大罵豎子而其主

不勝然大怒者。然羽竟不怒，待之如初。其知增信增何如。在後之疑增，則迫于平之奇謀詭策，非羽本心也。增剛悍之性，稍見侵慢，輒怒髮裂眦，悻悻求去。倘能濡忍旦夕，平謀必露。平謀露，則羽待增當益厚。當此時楚兵正强，君臣謀合，秦氏之鹿未知所歸也。乃不勝匹夫之忿，發疽以死，何為者哉。况羽倚增為謀主，雖復不盡用，不可謂非知己。士為知己者死，即羽事不成，亦當白首同歸，何忍掉臂棄之哉。子瞻不惟取其去而又惜其去之不早，何說乎。大抵增一褊急

之夫。終非王佐之才。張良以黃石之柔遜佐高帝之忍耻。固能就帝業。以增之好剛使氣。佐羽之喑啞叱咤。未有能濟者也。而蘇子謂增不去項羽不亡。亦過矣。

論留侯鄴侯蹤跡

留侯鄴侯智謀既埒。即一生蹤跡亦多合者。兩侯俱儒者運籌帷幄。料敵疑神。此一合也。留侯學辟穀導引輕身。鄴侯亦辟穀導引。骨節珊然。人謂之鏁子骨。此二合也。漢易太子。留侯安之。唐易太子。鄴侯安之。

此三合也呂后強留侯食代宗強鄴侯食肉為娶妻此四合也留侯遇黃石授記為王者師而鄴侯遇懶殘曰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此五合也兩公俱全身名以終此六合也兩公真難優劣也然而為留侯易為鄴侯難何也留侯言聽計從而鄴侯憂讒畏譏故也一厄於楊國忠而身全再厄于李輔國而身全三厄于元載而身全四厄於常袞而身全非有蓋世之智其免乎要之兩公蓋神仙遊戲人世者也非濁骨饑能也

論謝安矯情

謝安石新亭從容及圍棋賭墅等事余少時每服其量而疵其矯也今乃知安石妙處正在矯情若出自然有何難乎譬如懸河之辯一旦緘口一石之量忽然止酒乃見定力若口吃而不言惡醉而不飲其誰不能乎且自古英雄。未有不矯而成功者也。怯者矯之以至于勇。勇者矯之以至于怯。拂之乃成。順則因功此類甚衆。雖以卷數即如荆軻韓信諸人。非世所謂殺人不眨眼英雄哉。然而句踐怒叱。則隱嘿逃去

市人窘辱。則匍伏胯下。非所謂矯勇爲怯者耶。若安石則真能矯怯爲勇矣。佛氏亦稱無生法忍。忍之也者矯之也。貧者必憂。矯以樂。富者必偷。矯以禮。聖人之道也。人易自高。矯之以下。人易爲雄。矯之以雌。老氏之學也。若是則謝安石之矯。吾猶恐其未至也。而又何疵焉。

讀淵明傳

口于味。四肢于安逸。性也。然山澤靜者不厭脫粟。而啖肥甘者必冒寒出入。衝暑拜起之勞人也。何口體

二性相妨如此爭人固好逸亦復惡饑未有厚于四肢而薄于口者淵明貴猶栁下高卧窻前身則逸矣瓶無儲粟三旬九食其如口何哉今考其終始一為州祭酒再參建威軍三令彭澤與世人奔走祿仕以饜饑吻者等耳觀其自薦之辭曰聊欲絃歌為三徑飡及得公田亟命種秫以求一醉由此觀之淵明豈以蔡藿為清惡肉食而逃之哉疏粗之骨不堪拜起慵惰之性不性薄書雖欲不歸而貧貧而饑不可得也子瞻檃括歸去來辭為哨遍首句云為口折腰因

酒棄官。口體交相累。可謂親切矣。辟如好色之人。不幸稟受清羸。一縱輒死。欲無獨眠。亦不可得。蓋命之急于色也。淵明解印而歸。尚可執杖耘丘。持鉢乞食。不至有性命之憂。而長爲縣令。則韓退之所謂抑而行之。必發狂疾。未有不喪身失命者也。然則淵明者但可謂之審緩急。識重輕。見事透徹。去就瞥脫者耳。若蕭統魏鶴山諸公。所稱殊爲過當。淵明達者。亦不肯受。此不近人情之譽也。然自古高士超人萬倍。正在見事透徹。去就瞥脫。何也。見事是識。去就瞥脫是

未其隱識隱于如此其得時而獨識與才可推也若
如蕭魏諸公所云不過惡囂就靜厭華樂澹之士耳
世亦有稟性孤潔如此者然非君子所重何足以擬
淵明哉

儉約

盧懷慎奉身之具纔一布囊以席藉而范蜀公與同
遊各携茶行温公以紙為帖蜀公用小黑木盒子盛
之温公驚曰景純乃有茶具杜衍第室卑陋享客多
用縣器客有面稱嘆者衍命盡取白金器具陳于前

曰非之雅，自不好耳。此三公皆天性儉朴，非由矯飾。第五倫身為二千石，而其妻不免自爨；王良身為司徒，而使其妻曳柴；則我不然，知矣。若馮道居茅菴，卧一束薪，以憂歸里，躬自樵爨，清苦極矣，若淡然無欲者，然而事四姓，奉十主，忍不可忍之辱，而不忍棄一官，又何也？吾親見吾里戮人，儉嗇事極可笑。其一以貲雄谷昇村，食惟稀糜，獨能厚餉插秧傭；然每食一粥一醬，傭者食畢去，而雞遺矢案邊，其人見而嗟惜，以為醬也，遂舐之。其一為吾同村人，手致千金，病且

篤不肯餌藥親友勸之沉吟半餉乃應曰吾聞葛道人藥殊驗然無奈價太高何不如且服陳村癸艸藥耳未幾死聞者皆大笑此輩豈知惜福之理不過為兒子積耳然如某某子甲喜放債子錢極重家累萬金老矣尚無子食兩粥間日啖枯魚與衆雜作通身瘡黑若此人者惜福乎痴乎吾不能知矣

白蘇齋類集卷之二十一

公安袁宗道著

弟 宏道 中道 參校

雜說類

論隱者異趣

閔仲升不以口腹累安邑。朱桃椎結廬山中。夏則裸。冬緝木皮葉自蔽。是隱之清者也。許玄度隱永興南幽穴中。每致四方諸侯之遺。种明逸廣置良田。歲利甚厚。是隱之濁者也。袁閎築土室。四周于庭。不爲戶。

自牖納飲食。張忠端拱若尸。鑿地爲窟以居。是隱之靜者也。梁伯鸞東出關。至于吳。寄居人廡下。竟客死。郭林宗褒衣博帶。周遊郡國。奬訓士類。是隱之動者也。寒貧子窮巷小屋。行乞自給。是隱之窮者也。楊王孫家累千金。厚自奉養。是隱之富者也。王君公隱于會稽。高隱于賈。屠羊說隱于屠。丘望之隱于巫。夏子治隱于傭。優孟隱于倡。吳卒全瘦冰惟願給酒樂餘年。此隱于卒者也。畢緘爲宰相。舅爲行杖隸。緘恥之。特除楊令。託以落舅猥籍。津送入京。爲除一官。楊至

論以相意。答曰其下賤豈有外甥爲宰相耶。此隱于隸者也。

沈明遠所著寓簡載宣政間一老人居通衢第宅園池花竹幽深後房聲色侈靡奉養極厚午時不至廳事未嘗與貴士相接喜讀書議論甚高一夕歲暮雪中合樂張宴甚盛子弟侍坐夜久未罷而雪勢愈盛宰相趁朝騶唱過門老人顧子弟曰汝輩無忘意功名縱得顯位不免如馬上趁朝輩忍凍矣沈存忠筆談載石曼卿居河下曲隣有隱者曼卿訪之延曼卿

飲麗人甚多各執肴果持樂器一麗人酌酒以進酒羅樂作羣艶執果肴者萃立于前食羅則分列左右

又三柳軒雜識潯南甘棠湖之南有孟氏世業漁釣門闌蕭然竹籬茆舍主人出見客葛衫草履容止語言真江上漁人也舍四周皆漁器腥穢觸人稍即廳事如富貴家指使庄客聽命惟謹已可驚怪頃至中堂椽題軒楹皆以髹塗間以雕彩器服爍然奪目至于酒殽莫不旨佳久之出妓女三四人容色纖麗服飾絢爛所唱皆京師新聲王氏明月篇載李時可者

名鳳脉國人倜儻喜結客同時有楊維禎者亦修㨹四青衣浮江過其家時可訪之舟中之器黄金犀玉相半時可開筵櫻桃下瑪瑙作斝紅羅瑜霞之三數麗人行酒並絶色以赤玉拌盛脯白玉斗盛漿皆盈尺後挈家去不知所在三人者自奉皆過于王侯蓋抱奇才負大用而世之具眼不用于世故頹然放于聲酒之間以自排遣斷乎當升之大隱之列不可與卓王孫諸守財虜伍也寓簡所載老人夜宴訓子語尤奇其志憤激其語似笑似罵世有此等異人而使

之不用豈非啗駒諸公之恥哉中郎曰不用他也好不然則亦唱騶諸公矣

瞿洞觀為余言曾有以星術見王元美時儕友數人在坐爭談星命元美曰吾不用若箕吾自曉大八字問何為大八字曰我知人人都是要死去的

朱希真東方智士說曰。東方有人自號智士才多而狂凡古昔聖賢與當世公卿長者皆摘其短闕而非之然地寒力薄終歲不免饑凍里有富人建第宅甲其國中車為奴婢鐘皷帷帳咸備一旦富人召智士

語之曰吾將遠遊今以居第俵子凡室中金寶資生之具無乏輒聽子用還則歸我富人登車而出智士杖策而入僮僕奴妾羅拜堂下各效其所典簿籍以聽命號智士曰假公智士因遍觀居第富寔偉麗過王者喜甚忽更衣東園仰視其舍卑狹俯閱其基湫隘心鬱然不樂乃綱紀讓之此地高廣而圓不稱僕曰惟假公敎智士因令徹舊營新狹者廣之庳者增之曰如此以當暑熱如此以蔽風雨既藻其棁又丹其楹至于帳壽積灰扇蠅撲蛆皆有法度事或未當

朝移夕改名善必奇智士躬執斤帚與役夫雜作手足瘃繭頭蓬面垢晝夜廢眠食切切焉惟恐園之未美也不覺閱歲尚未落也忽閽者奔告曰阿郎至矣智士倉皇棄帚而趨迎富人于堂下富人勞之曰子居第樂乎智士悅然自失曰自君之出吾唯園是務初不知堂中之溫密別館之虛涼北榭之風南樓之月西園花竹之勝吾未經目後房歌舞之妙吾未嘗舉躅蟲網琴瑟塵棲鐘咢不知歲月之及子復歸而我當去也富人揖而出之智士還於故廬且歎悒悒

而死

宋時一老人置酒大會酒闌語衆曰老人即今且去攝衣正坐奄奄欲逝諸子惶遽呼號乞留一言老人曰我何言第一五更起諸子未喻老人曰惟五更可以幹當自家事諸子曰家中幸豐何用早起舉家諸事皆是自家事豈有分別老人曰所謂自家事是死時將得去者羅近溪語人曰其幼時與族兄訪一親長此老頗饒富凡事如意時疾已亟數對其兄弟嘆氣歸途謂族兄此翁無不如意者而數數嘆氣何也

兄試謂我仕宦至為宰相臨終時有氣嘆否族兄曰誠恐不免其曰如此我等須尋不嘆氣事為之夫不嘆氣事即是臨終將得去者我輩壯年便當幹辦不宜更待衰老也

墮地小兒便解以目睨人以口求乳以手攬物饑之而泣飽之而止是何物也豈習也初生何習乎曰有之是千生薰染來者也使無此習則不生此人矣然則人固將任習乎曰輪迴業苦皆此為孽那可任也將除習乎曰無習無性無性無習如何除性亦可

斷矣

友人謂余曰近来覺利心都盡尚餘名障耳余謂此孔聖人所難者子奈何易之友人驚曰聖人尚有利名心耶曰昔孔子不耻執鞭豈非利乎疾沒世而名不稱豈非名乎試内省種種思念循種種意根果有離名離利時否竊恐一刻無名利則外之耳目口鼻内之心知意識發于泯滅無遺惟就枕鼾睡或者輕關而絲絲得失復現夢境然則人雖睡夢尚恐未能離名利也而况醒乎何也其眼耳鼻舌等為之祟也

有眼即欲察色。有耳即欲聽聲。有鼻即欲齅香。有舌即欲嘗味。有名即有利。有利即有種種可意聲色香味以悅諸根。無名則賤。賤則無利。無利則窮餓以死。違悅耳目口鼻乎哉。則人雖欲不好名不好利也。亦不可得矣。是故餅餌者。稚子之利也。布縷者婦人之利也。谷粟者農之利也。取直者工之利也。積儥者商之利也。華膴者仕之利也。閒適者隱士之利也。功伐者志士之利也。形體漸大。好利彌廣。然俱是餅餌之初心所變化耳。稚子而譽以慧則悅。婦人而譽以賢

則悅。農夫而譽以勤則悅。工譽以巧則悅。商譽以良則悅。仕譽以卿相則悅。隱士譽以巢許則悅。志士譽以皐傅則悅。形體漸大。好名彌奢。然俱是悅慧之初心所暢發耳。稚子好其小。壯夫好其大。知者好而巧。愚者好而拙。小則易見。大則不覺。拙者可厭。而巧者雖知也。安見小者為好。而大非好耶。拙者為好。而巧非好耶。然則古有攫金靨玉者。彼豈好利人乎。曰。此精于利者也。好其大而忘其小。故逃名之士。名轉附焉。雖曰逃之。其實就之也。然則名利固無害耶。曰。大

有害。季倫以利殺身。而嵇康以名殞命。其餘不可勝數。名利至毒。何可好也。然則凡民不可好。而聖人又奚何好之。曰惟聖而後能好。聖人之于利名也。我情既爾。恒物當然。各安其利。共享其名。孔子之所絜以治平也。洞燭利源。窮極名根。好與不好。煙銷冰釋。瞿曇之所住以度世也。

界有定方東南西北乃可分耳無起無止。寧有定方無定。方則世人所號東南西北者誠不信也時有定限今古脩短乃可分耳無初無終。寧有定限無定限

則世人所號古今脩短者我不信也

古人云若取自己自心爲究竟必有他物他人爲對治精哉攝楞嚴五陰之鯢追圓覺四相之䰟矣嘿契斯語乃有趍向

吴尚之問六塵虛妄我知之矣柰此目前山河大地何余曰楞嚴經云根塵同源子知六塵之虛妄而不知六根之虛妄何也

擁爐坎忽聞咄咄之聲細聽乃出湯瓶中童子曰何也余曰地水火風激而爲此聲也童子曰人之咄咄

嗟嘆誰激之乎余曰亦地亦水亦火亦風也我也爾也湯瓶也此三物若等耳

里中某兇人也或曰其家門風或曰其家陰地應出惡人或曰其宅門有某星合生此人或曰其人火病發時兇狠尤甚或曰某八字應破家或曰某人面肉横生那得不性兇余曰諸君惡之否曰甚惡之余笑曰此不由渠也渠如一傀儡耳而掣其左右者又係大幻師其人欲不兇惡何可得乎曰惡之來耶曰我亦惡之但渠為惡不可奈何我與諸君之惡惡亦出

于不可柰何諸君皆大笑

學未至圓通合已見則是違已見則非如以南方之舟譏北方之車以鶴脛之長悄凫脛之短夫不責己之有見而責人之異見豈不悖哉

或曰不執已見是乎曰既有見安得是既有是安得不執無見可執亦無是非

笑獨辟之異而不知兩辟之未嘗不異也嘆濕化之奇而不知胞胎之未嘗不奇也觀此大地五穀蔬菓感濕感熱茁焉怒生如雨後菌蕈尤易生易萎人身

亦然從精血醞釀生亦濕熱所化也與菌蕈奚異夫以忽然濕熱所化之軀噉濕熱忽然所化之物以延刹那之命而于其中競長競短不亦可恥之甚乎農工商賈厮養皂隸所作之事日化月遷所說之語亦日異月殊以其新也惟俗學終身在人涎沫下作生涯無一新語大可厭

楞嚴經曰因明立所所既妄立生汝妄能無能異中熾然成異又曰如是三種顛倒相續皆是覺明明了知性因了發相從妄見生山河大地諸有為相次第

遷流因此虛妄終而復始嗟夫嗟夫明了之毒一至此哉學道之人惟恐不明惟恐不了定要分疎得下解脫得道可謂錯用心矣

學道者取聖人而不知有取非聖人也舍凡夫而不知有舍即凡夫也以非聖人求聖人以凡夫脫凡夫惡乎可或曰無取無舍即聖人耶余曰若即聖人仍不離取著非聖人仍不離舍嘿契而已非言可銓

東坡知揚州夢行山水間一虎來噬方驚怖有紫衣道人揮袖障公叱虎使去明旦一紫衣道士梭謁曰

夜出不知驚畏否。公咄曰鼠子乃敢爾。道士惶駭而退。宋徽宗遊神霄等夢。亦此類。化人令穆王神遊。固非奇事也。然亦可笑。必識之不為我有矣。

癸辛雜識云今時風俗薄甚昔日接門狀有大狀小狀大狀則全紙小狀則半紙今時之刺大不盈掌足見禮之薄矣然此說所非者正今之所是所謂薄俗者正今之所謂厚俗也是非厚薄寧有定論

宗門中戒律甚嚴。不貪佛。不貪法。不貪涅槃。是持不貪戒。不嗔生死。不嗔凡劣。是持不嗔戒。不起念無念

障、不求佛、無佛障。不求法、無法障。是持不痴戒。不離析名相、不割裂道理、是持不殺戒。偷心寘絕、不犯他人苗稼、是持不盜戒。不染着真如、不遶淫妙理、是持不淫戒。不讚佛祖、是持綺語戒。不訶下劣、是持惡口戒。生佛不二、是持兩舌戒。此名真戒。十地菩薩、大阿羅漢、猶是破戒人。

或曰、其學佛無進素、何。余曰、非君不學佛之過、過在不信有佛法。其人忽然作色、我至誠歸依、心中達于面目、有那一毫不信。余曰、君信面上有眼耳否。曰、何

消信余大笑曰君纔信得有眼耳及

或問其其是一流人為甚麼一人平生快活一人平生極不快活余曰快活有甚麼强似苦惱又問快活與苦惱受用迥別如何一樣余笑曰受用又有甚麼强似不受用其人怒曰公甚糊塗余曰不糊塗有甚麼强似糊塗其人大笑而止

慧遠畜一鸜每聞講經即入堂伏聽若聞泛說他事則鳴翔而出法欽養一雞不食生類隨之若影不遊他所欽入長安長鳴三日而絕

逢人問雜字遇節着新衣此詠村漢詩也出瑣碎錄

極妙

程泰之考古編知好色則慕少艾徧思經傳無以艾爲好之文艾刈也刪也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減于孺慕之時矣至有妻子則慕妻子孝衰于親

不止稍艾已矣此說甚有理

稽神異苑稱江陵衣冠藪澤琵琶多于飯甑措大多于鯽魚甚新今措大蓋多于昔琵琶遂爲麟角矣

洗來文士名身顯赫者固多然無過白樂天者雞林

重價歌女倍直。姑無論矣。荊州街葛子清市傭耳。自頸以下。遍刺白樂天詩。每詩之下刺一圖。凡三十餘處。人呼爲白舍人行詩圖。嗟夫。異矣。

張子韶曰觀世無非幻而人處幻中不覺。乃認喜怒哀樂爲真。不知喜怒哀樂從何而生。以爲本有則非物不形。以爲本無則不可責之于木石。此數語甚精若以此注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真破的矣。子韶有心傳錄乃其甥于恕所編者。從此入理深談絶少無乃于氏訶漢其語不之載耶。殊可惜也。于恕嘗疑

佛氏之徒未能泊然無欲盖指大慧之徒也子韶語之曰佛氏一法陰助吾教甚深未可薄之吾與杲和尚遊為其議論超卓可喜也其徒寧得皆善吾惡所見者其徒之不善者耳又曰吾自來知吾惕惡之此意執得堅時亦好但恐見不透反為其徒所冷笑且更窮究子韶直是沒柰何微辭引之耳然亦可見于恕之鈍矣其不能識阿暠精語無責也

楊朱自是一種討快活得便易人。楊王孫正是他的派。後來高士傳中人亦是他一派。但此等打不過名

陶姑尋世間一種幽閒清適之樂。以自徜徉度日還是楊朱之二乘弟子。然較之常人真有仙凡之隔。

與王則之陶周望顧升伯共看月道院閣上。則之指月曰世間乃有此等可愛可玩之物。余曰秦淮海有言凡悅可人耳目者皆善想所變。夫閻浮提中善想所變當無逾此顧此時此景披襟飽玩者幾人周望因極談往在西湖看月之趣相與嘆賞者久之

癸辛雜識云楊州分野正直天市垣所以兩浙之地市易浩繁非他處比又云近世乃下元甲子用事正

直天京坦所以人多好市井謀利之事然則人之嗜利無厭無然天寔為之耶

江鄉志末卷記佛日大師宗杲每住名山七月遇蘇文忠忌日必集其徒脩供以薦嘗謂張子韶曰老僧東坡後身子韶曰師筆端有大辯才前身應是坡耳世傳東坡為五祖戒後身然未有稱其為妙喜前身者亦奇聞也但攷杲公生七年坡公方卒恐未是

白蘇齋類集卷之二十二

公安袁宗道著　弟宏道　中道　叅校

雜說類

予始讀陽明先生集意不能無疑及讀先生天泉證道之言曰汝中所見我久欲發恐人信不及含蓄到今此是傳心秘藏顏子明道所不敢言者今既已說破亦是天機該發泄時豈容復秘嗟夫先生發蔵宗上一着許多年不露一點端倪若非龍溪自悟當終

身閉口矣大宗匠作用何如哉前輩為余言陽明接人每遇根性軟弱者則令其諸湛甘泉受學甘泉自貧陽明推己轍然相得其實陽明汰去砂礫直尋真金耳乎時王龍溪妙年任俠日日在酒肆博場中陽明亟欲一會不來也陽明却日令門弟子六博投壺歌呼飲酒久之密遣一弟子瞰龍溪所至酒家與共賭龍溪笑曰腐儒亦能博乎曰吾師門下日日如此龍溪乃驚求見陽明一睹眉宇便稱弟子矣

李宏甫叙龍溪語錄曰陽明之時得道者如林吾不

能悉毀之獨淮南一派其傳為波石山農等波石之後為趙大洲大洲之後為鉛渠和尚山農之後為羅近溪近溪為何心隱心隱之後為錢懷蘇為程後臺佘容歲見宏甫問曰王心齋之學何如先生曰此公是一俠客所以相傳一派為波石山農心隱負萬死不回之氣波石為左轄時事不甚相干挺然而出為象䝉死骨肉糜爛山農緣坐船事為人痛恨非羅近溪捄之危矣心隱直言忤人竟捶死武昌蓋由心齋骨剛氣雄奮不顧身故其兒孫如此又王心齋一日與徐

波石同行。至一溝。溝珠瀾强諕而趋。波石不得已奮力跳過。心齋大呼曰即此便是。

趙大洲贈謝給諫序論並蔵甚妙語多不載其末一段曰謝子本知與天地萬物同其良也與百姓日用同其能也與千古萬古已去未來之聖哲同其妙悟也疑此者謝子之真疑也信此者謝子之真信也真疑之體即信體也真信之用即真用也求去其疑非信也求臻其信愈疑也是謂私假修習之心不俟旁求之性也又别江北谷序畧云真學真志真志真修

真修至虛至靈至謙至虛無見見即是我至謙無我

我不可見終日乾乾學此而已見起忘修我起害志

修非真修志非真志敢曰真學夫真學也者不昧不

落不着不倚不倚也者學於見聞知識而不倚學於

人情事變而不倚以至學於天地而不倚無地無時

無事非學而不倚不倚也者無我之謂也見無我則

倚於無我不倚也者無見之謂也無見也者見即是

我無我也者我不可見此真見真我謂之真志真修

謂之至虛至謙謂之誠意如是改過謂之改如是懲

忿謂之懲如是徙義謂之徙如是窒慾謂之窒如是自改自懲自徙自窒謂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謂之自慊謂之自誠夫誠之者性也非見也北谷子以告於波石徐子徐子曰趙子恐子之學自見起見自聖人起故為斯言也夫見不自聖人起則吾良知自有不昧而見為真我學不自見起則我良知自有不倚而學為真脩趙子與子篤友道者也故為斯言也雖然趙子言之是矣吾猶憂其自見中發也又與胡廬山贊學論學畧云來論學通天地萬物無古今人我

誠然但云欲卷而藏之以已立處未充不能了天地萬物也斯言似有未瑩徹處耳愚意謂當云已立未充故時有滯執處時有礙塞處於此但假漸習薰修久之不息徐徐當徹去矣即徹處謂之先天而天弗違即未徹謂之後天而奉天時也作如是功者日用種種色色剎剎塵塵皆在此圓鏡智中卷舒自在不見有出入往來之相淩奪換轉之境矣故曰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也豈可以為沾滯難於解脫耶且公謂之了天地萬物古今人我者愚意度

之當如李巽人合論謂自他不隔于毫端始終不離於當念云耳如必云貴任之重有不容已欲為巳任又立處未充則不免于攬厭之病矣何則天地萬物古今與我一理也而欲取為巳任則二之矣是攬之累也謂迎之也我與天地萬物古今一用也而患巳立未充則二之矣是厭之累也謂將之也均之非謂隨順覺性也古今不貴践履只貴眼明麽落分明雖於日用之中官私之事情有滯執處念有礙塞處一沛於習氣之累漸資薰脩方便而徹之耳

羅近溪先生曰夫人與人原是一團靈物萬感萬應而莫究根原渾渾淪淪而初無名色只一心字亦是强立後人不省緣此起個念頭就念生個識見因識露個光景便謂吾心實有如是本體本體實有如是朗照實有如是澄湛實有如是自在寬舒不知此段光景原從妄起必隨妄滅及來應事接物還是用着天生靈妙渾淪的心心儘在爲他作主幹事他却嫌其不見光影形色回頭只去想念前段心體甚至欲把捉終身以爲純亦不已頻望發靈通以爲宇泰天

先用力愈勞違心愈遠豈知孔門學習只一時字天之心以時而顯人之心以時而用時則平平而了無造作時則常常而初無分別入居靜室而不異應庭出宰事爲而即同經史煩囂既遠趣味自深如是則坐愈靜而意愈閒靜愈久而神愈會尚何心不真道不凝而聖不可學哉又一日演武場講畢父老子弟以萬計咸依戀環聽先生進講生問以所自受用處生對以常持此心不致放下先生顧士夫嘆曰只恐心所持者未必是心也生未達先生遍指面前所有

示之云大衆環侍聽講一段精神果待持否天高日朗鳥鳴花發亦些此段精神果待他去持否老幼咸躍然而前各有稱說先生曰汝諸人所言者就是汝諸人本心因教誨懇懇之莫不感泣先生强止散去諸士夫復問曰諸老幼所言既是本心則生所言者又何獨不是心耶先生嘆曰謂之是心亦可謂之不是心亦可蓋天下無心外之事何獨所持而不是心既有所持則必有一物矣諸君試看許多老幼在此講談一段精神千千萬萬變變化化倏然而聚倏然

而散倏然而喜倏然而悲彼既不可得而知我亦不得而測非惟無待於持而亦無容其持也子於此心渾淪活潑處曾未見得詎云持守則所執者或只意念之端倪或只聞見之想像故謂之不是心亦可也生復進而質曰心與意如何相去如此之遠先生浩然發嘆曰以意念為心自孔孟以後大抵然矣又奚怪諸君之錯認也耶但此乃學問一大頭腦此處不清而設謂有志聖學是猶煮沙而求粥也衆求指破先生嘆若使其可得用言指破則此生亦可得以用

力執持矣衆咸有省又先生過臨清忽遘病一日倚榻而坐恍若一翁而來言曰君身病稍康矣心病則復何如先生默不應翁曰君自有生以來遇觸而氣每不動當紛而目輙不瞚擾攘而意自不分夢寐而境悉不忘此皆君心錮疾乃仍昔也可不亟圖瘳耶先生愕然曰是則予之心得曷言病翁曰人之身心體出天常隨物感通原無定執君以宿生操持强力太甚一念耿光遂成結習日中固無紛擾夢裏亦自朖然君今謂喜無病不悟天體漸失豈惟心病而身

亦不能久延矣蓋人之志意長在目前蕩蕩平平與天日相交此則陽光宣朗是為神境令人血氣精爽內外調暢如或志意沉滯胸臆隱隱約約如水鑑相涵此則陰霾存想是為鬼界令人脈絡糾纏內外膠泥君今陰陽莫辨境界安靡是尚得為善學者乎先生驚起叩天伏地汗下如雨從是執念潛消血脈循軌又曰學者須過信關未過此關大信則大進小信則小進既過此關大疑則大進小疑則小進又曰疑與明對如謂意有不慊而愚加工則正是明處安得

謂疑若當機意處能求進步方始是疑也則無中生有惟志之廣大而見之深遠者為然李龍湖先生答周西巖曰天下無一人不生知無一物不生知亦無一刻不生知者但自不知耳然又未嘗不可使之知也惟是土木瓦石不可使知者以其無情難告語也賢知不可使知者以其意見橫胸中也除是二種則雖牛馬驢駝等當其深愁痛苦之時無不可告以生知語以佛乘也據渠見處恰似有人生知又有人不生知生知者便是佛非生知者未便是佛我不識渠

半生以前所作所為皆是誰主張乎不幾於日用而不知乎不知尚可更自謂目前不敢冒認作佛既目前無佛他日又安得有佛也若他日作佛時佛方真有則今日不作佛時佛又何處去也或有或無自是識心分別妄為有無非汝佛有有無也明矣且既自謂不能成佛矣亦可自謂此生不能成人乎天下豈有佛外之人人外之佛乎吾不知何以自立于天地之間也又答鄧石陽書曰穿衣喫飯即是人倫物理除卻穿衣喫飯無倫物矣世間種種皆衣與飯類耳

故擧衣與飯而世間種種自然在其中非衣飯之外更有所謂種種絶與百姓不相同者也學者只宜於倫物上識眞空不當於倫物上辨倫物故曰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於倫物上如明察則可以達本而識眞源否則只在倫物上計較忖度終無自得之日矣支離易簡之辨正在於此明察得眞空則爲由仁義行不明察則爲行仁義入于支離而不自覺矣可不慎乎昨者復書眞空十六字已說得無滲漏矣今復爲註解以請正何如所謂空不用空者謂是太虛空之

性本非人之所能空也若人能空之則不得謂之太虛空矣有何奇妙而欲學者專以見性為極則也邪所謂終不能空者謂若容得一毫人力便是塞了一分真空塞了一分真空便是滲了一點塵垢此一點塵垢便是千劫繫驢之橛永不能出離矣可不畏乎世間蕩平大路千人共由萬人共履我在此兄亦在此合邑上下俱在此若自生分別則反不知百姓日用也又四勿說畧曰由中而出者謂之禮從外而入者謂之非禮從天降者謂之禮從人得者謂之非禮

由不學不慮不思不勉不識不知而至者謂之禮由耳目聞見心思測度前言往行彷彿比擬而至者謂之非禮語言道斷心行路絕無蹊徑可尋無塗轍可由無藩衛可守無畍量可限無扃鑰可啓則於四勿也當不言而喻矣又說童心曰龍洞山農敘西廂末語云知者勿謂我尚有童心可也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爲不可是以真心爲不可也夫童心者絕假純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復有初矣

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夫心之初曷可
失也然童心胡然而走失也蓋方其始也有聞見從
耳目而入而以為主於其內而童心失其長也有道
理從聞見而入而以為主於其內而童心失其久也
道理聞見日以益多則所知所覺日以益廣於是焉
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務欲以揚之而童心失知不
美之名是可醜也而務欲以掩之而童心失夫道理
聞見蓋自多讀書識義理來也古之聖人曷嘗不讀
書哉然縱不讀書童心固自在也縱多讀書亦以護

與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非若學者反以多讀書識義理而反障之也夫學者既以多讀書識義理障其童心矣聖人又何用多著書立言以障學人為耶童心既障於是發而為言語則言語不由衷見而為政事則政事無根柢著而為文辭則文辭不能達非內含以章美也非篤實生光輝也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所以者何以童心既障而以從外入者聞見道理為之心也夫既以聞見道理為心矣則所言者皆聞見道理之言非童心自出之言也言雖工於

我何與豈非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假文乎蓋其人既假則無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與假人言則假人喜以假事與假人道則假人喜以假文與假人談則假人喜無所不假則無所不喜滿場是假矮場何辯也然則雖有天下之至文其湮滅於假人而不盡見于後世者又豈少哉何也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苟童心常存則道理不行聞見不立無時不文無人不文無一樣創制體格文字而非文者詩何必古選文何必先秦降而為六朝

變而為近體又變而為傳奇變而為院本為雜劇為西廂曲為水滸傳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時勢先後論也故吾因西廂而有感于童心者之自文也

大洲歸里時徐魯源與吳悟齋同送大洲悟齋極口講道學大洲曰公真好色徐魯源遂言人愛世上聲色傾利却不愛道曽不知有大捨有大取大洲持杯大言曰我進公一着我這里無取無捨

鄧豁渠昔為秀才教學寺中大洲名欲講學寺中以鄧故講于廂房後鄧竊聽大洲法語大喜便執弟子

禮大洲亦知其根性猛利可以共學極愛之後有來
學者悉令從鄧學及後鄧有四方之志大洲留之不
得遍遊天下十餘年後其族人鄧石陽為衛揮節推
傳聞谿渠在所屬邑中大驚曰以為死于四方矣乃
否是耶便尋至府衙中而大洲先生適入都過衛鄧
亦往迎大洲見鄧如隔生遂下與同步至官署鄧聞
其父母皆喪又聞兩弟以尋渠死楚中大痛仆地大
洲問公如此哭是真情耶曰吾父母兄弟俱死何為
不真曰公如不能忘情豈無丘墓耶鄧曰歸亦好但

我家計飄零將食土石乎大洲曰此易耳遂作一書付之曰持此向我家歲取若干石為養鄧氏受之定為歸計矣遂別大洲輒任石陽衙中會鄧終日出遊石陽以官舍出入不便止之鄧大怒出大洲紙付石陽恚然去自是絕無消息矣後大洲歸道出保定而鄧氏在焉遣信聞於大洲大洲怒不與相見鄧卒客死保定人家渠初病時大洲私以十金託一鄉人攜之歸其人竟匿金而著書石陽訪得之今亦不存存

西方合論第中郎箴諸狂禪而作也余為之引曰香光子避囂山刹禪人過舍見案上有石頭居士所撰淨土合論閱未終篇抗聲言曰念佛一門原用接引中下根至于吾輩洞了本源此心即是佛更于何處覓佛此心即是土更于何處見土實際理中覓生佛去來生死三世之相無一毛頭可得總說成佛已是剩語何得更有分淨分穢捨此生彼之事若於己處悟得是自在閒人即淫怒痴皆是阿彌平等道場如如不動何乃舍却己佛拜彼金銅香光子聞而太息

曰若汝所言止圖口角圓滑不知一舉是將墮于火坑也生死無常轉盼即至如何談記宗門見成胡似之語以爲究竟都云我已成佛不必念佛若約理而言世間一蚤一虱皆具有如來清淨覺體無二無別乃至諸佛成等正覺證大涅槃本體未嘗增得一分衆生隨三塗趂生死海本體未嘗減却一分如如之體常自不動生死涅槃等是妄見亦無如來亦無衆生于與證入亦無能證之人亦無所證之法泯絶心量超越情有大地無寸土佛之一字向何處安着至

於進脩法門于無脩證中修證于無等級中等級千差萬別雖位至等覺尚不知如來舉足下足之處從上祖師所以呵佛斥教一切皆遮者止因人心執滯教相隨語生解不悟言外之本體漫執語中之方便以向說心說性說空說幻說頓說漸說因說果千經萬論無不通曉及問渠本命元辰便將經論見成語言抵對除卻見成語言依舊茫然無措所謂數他家寶己無分文其或有真定修行之人不見佛性辛苦行持如盲無導于是諸祖知其流弊遂用毒手劃其

語言塞其解路令其苦參密究逆生滅流生滅情盡取捨念空始識得親生父母歷刼寶藏却來看經者敎一二如道家中事然後如說進修以佛知見淨治餘習拜空花之如來修水月之梵行登陽燄之階級度谷響之衆生不敢深證是謂佛種如供奉問岑大蟲果上涅槃天下善知識證否岑曰未證奉曰何以未證岑曰功未齊于諸聖奉曰若爾何得名為善知識岑曰明見佛性亦得名為善知識也弘辯禪師曰頓明自性與佛同儔然有無始染習故假對治令

順性起用如人喫飯不一口便飽溈山曰初心從緣頓悟自理猶有無世曠劫習氣未能頓淨須教渠淨除現業流識即修也不可別有法教渠修行趍向若論諸祖師爲人之處壁立萬仞大大衆中觸之即爛刀鎗林裡動着便燒未曾開口已隔千里萬里三機緣之外乎實商量宗旨盡絶階級盡遮脩行傳燈錄中亦明詳悲大慧中峰言教尤爲緊切血誠勸勉惟恐空解着人墮落魔事何曾言一悟之後不假修行頓同兩足之尊盡滿涅槃之果後世不識教意不達

祖機乃敢喝佛罵祖破膽險句以為扶持者之人為經論所障猶是雜食米麥不能運化後之人飽記禪宗語句排因撥果越公過頭是日敢大貴巴豆以為茶飯也自悞悞人豈有極自達磨西來立此宗門已云二百年後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通理者少今傳燈錄中如麻如粟同云入悟其實迥別至如般若緣深靈根夙植伽陵破卵香象絕流或見根宗于片言或顯威用于一喝一聞千悟得大總持或有懷出世之心具丈夫之志舍彼塵情究此大事不

怡小鮮惟求實知卧薪嘗膽飲氷吞蘗如此三十年
四十年後或遇明師痛與針劄偷心死盡心華始開
此後又須諸行密修銷融餘習法見尚捨何况非法
若趙州除粥飯是雜用心湧泉四十年尚有走作香
林四十年打成一片兢兢業業如護頭目直至煙銷
灰滅自然一念不生業不能繫生死之際隨意自在
話其所證恐名未能超于上品上生之上何以明之
龍樹菩薩宗門之鼻祖也得大智慧具大辯才任持
佛法故世尊數百年前于楞伽會上遂為受記然名

不過曰證初歡喜地往生安樂國而已而觀經中上品上生生于彼間一刹那頃亦證初地今宗門諸大祖師纔使聞離蓋纏語出窩臼豈能即過龍樹龍樹已悟無生無相之義已具不隨階級之見而生于安養與上品上生所證之果正等則禪門諸人所證豈能獨過良以上品上生解第一義還同禪門之悟深信因果還同禪門之脩止是念佛往生別耳然吾以爲禪門悟修之士既不能取無餘涅槃同于如來又不肯取有餘涅槃同于二乘名入普賢行願之海若

不捨一身受一身濟度衆生則當從一剎至剎供養諸佛既見諸佛還同往生究竟與上品上生止在鴈行伯仲之間何以高視祖師輕言淨侶甚或悟門已入休歇太早智不入微道難勝習一念不盡即是生死之根業風所牽復入胞胎如五祖戒出為東坡青艸堂再作魯公隔因之後隨緣流轉道有消而無長業有加而無減還視中下往生之衆已天地不足喻其否泰矣況後世宗風日衰人之根器亦日以劣發心既多不真功夫又不純一偶于佛祖機鋒知識語

言或悟得本來成佛處當下即是處意識行不到語言說不及處一切不可得處將古人語句合會無不相似既得此相似之解即云馳求已歇我是無事道人識得煩惱如幻則恣情以肆煩惱識得修行本空輒任意以壞修行謂禮本空也反舍禮而取經謂忍本空也反肆嗔而冥忍言戒則曰本無持把何必重持輕把言禪則曰本無定亂何必舍亂取定聽肯順意踏有譚空既云法尚應捨何為復取非法既云真亦不求胡為舍之求妄既云修觀習定皆屬有為之

迹何獨貪名求利偏合無為之道愛憎毀譽之火纔觸之而即高生老病死之風微吹之而已動爭人爭我說是說非甚至以火性為氣魄以我慢為承當以諂詐為機用以誑語為方便以放恣為游戲以纖言為解粘讃歎破律無行之人傲弄繩趨尺步之士偏頭理路故窮玄極妙莫之蹤跡盡剗行門故縱意任心無復規矩父既報讐子遂行刼寫烏成馬展轉差謬不念世間情欲無涯隄之尚溢如何日以圓滑之語大破因果之門決其防藩籬以免流欲出三塗無

有是處石頭居士少念志參禪根性猛利十年之內洞有所入痛念見境生心觸途成滯浮解實情未能相膠始約其偏空之見涉入普賢之海又思行門端的莫如念佛而權引中下之疑亦之盡破又復博觀經論始知此門全攝一乘悟與未悟皆宜修習于是採金口之所宣揚菩薩之所闡明諸大善知識之所發揮附以己意千波競起萬派橫流詰其涯涘皆同一源其論以不思議第一義為宗以悟為道以六度萬行為助因以深信因果為入門此論甫成而同參

者隨欲流通以解狂禪之惑香光識劣根微久爲空見所醉後讀此論宿疑冰釋所以今日不憚苦口病夫知醫浪子憐客汝宜盡刻舊日知見虛心誦習自當有入生死事大莫久遲疑于是禪人悲淚交集作禮而去時萬曆庚子仲春之廿有三日也

余雖戒殺生而未能忘味一月之內尚有十日食三淨肉饞習深重極可厭恨及讀楞伽至斷食肉品見其字字痛切遂朝夕誦持用自警策夫達磨宗門第一祖楞伽經達磨印心之經也其諄諄戒殺若此餘

戒可倒今學者浩浩談宗乃不重戒豈不大悖少林之本旨哉或曰始此則悟緩于戒耶曰何可緩也種種戒行總為悟設故未悟則藉戒資薰已悟則藉戒長養苟不圖悟持戒奚為若懵然持戒云不須悟是謂撥矢不名中鵠行舟不必到岸恐勤苦萬劫終無脫離生死之日也

白蘇齋類集終